



春天在榆树堡



春天在榆树堡

祖尧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太原

春 天 在 榆 树 堡
焦祖尧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外路七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書店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山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cdot 5 \frac{1}{2}$ 印張 • 85,000字

一九六二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七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150册

統一書号: 10088 • 466

定 价: 0.33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八个短篇，有七篇是写工人生活的，《老德顺和小头》生动而简练地描写了不同性格的老少工人之间的友谊，以及他们的先进品质；《在阳光下》写一个先进女工有意通过竞赛，帮助老工人进步的故事；《“这腿子！”》、《我的师傅》两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工人支援农业的巨大热情，表现了工农之间的深厚友谊；《梅的故事》、《胡三妹》、《打江山的人》也都是反映工人及其家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忘我的劳动热情和崭新的精神面貌。

还有一篇是写农民生活的《春天在榆树堡》，它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细节，反映了沸腾的农村生活，并塑造了县委组织部长这一先进人物的鲜明形象。

目 次

鴨的故事.....	1
“这孩子！”.....	13
我的師傅.....	31
老德順和小侯頭.....	58
在陽光下.....	76
胡三妹.....	101
打江山的人.....	126
春天在榆樹堡.....	153
后 記.....	192

鴨 的 故 事

六十二岁的鍛工老师傅谢阿根，去年六月份退休了。一年以前，阿根师傅的退休问题曾经被列入鍛工车间支部工作计划中的一项。任你说破嘴唇，摆出一百条道理，阿根师傅回答的就是三个字：“我不走！”为了这件事情，和阿根师傅当年共过患难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俞春山也大大伤了一番脑筋。最后这个老工人终于听了他的话，回到车间里，把他那个二百五十公斤的小汽锤擦了个乾乾淨淨，然后，回家去了。

阿根师傅回家后并不肯闲着，他把屋子前庭辟成了菜园，又亲自用废砖盖了个鸡棚。不久，他的儿媳给他生了个头胎孙子，阿根师傅就更闲不着了。

今年春天，阿根师傅又去市里买了幾只小鸡，一只鸭子，回家喂了起来。鸭子是北京填鸭种，听说五个月就能长到七八斤。这一下，阿根师傅就有做的了。一早，他总是把小孙子放在小藤车里，推着车子往外跑：他反对一天到晚把孩子关在家里，应该让他出去见见太阳，吹吹风。几个月下来，他的小孙子居然又胖又黑，结实得像个石碇子。

阿根师傅推着孩子出去，并不单纯为了溜达，他每次出去，总会带回些什么。譬如，早晨第一趟，他总是把小车推到通向锅炉房去的那条小路上去，这条路因为高低不平，大车送煤时经常在地上洒了不少煤块，阿根师傅就一块块的拾起来，放在车子的下层，每天他总能拾到好幾斤。中午，他把车子推到小菜场，拾起菜摊上挑剩下来的边皮烂叶，放在小车子下层，推回来了再煮煮喂鸭。下午孩子睡了，他就侍弄菜园。……五月初的一天早晨，阿根师傅到锅炉房借了一辆推煤的车子，说他家里要用一用，等他来还车子的時候，车上装着满满的一车子碎煤，总有五六百斤。锅炉房的老王正摸不着头脑，阿根师傅睜大了眼睛说话了：“这

煤，锅炉上的，以后叫那些拉煤的当点心，别漏一路！”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七月一日，阿根师傅那小孙子刚满周岁。因为是党的生日那天生的，所以阿根师傅就给小孙子取名叫“党生”，这一天阿根师傅决定杀鸡，吃鸡汤面。清早，阿根师傅就在水缸上磨刀。足足花了一刻钟，阿根师傅才杀完了鸡，进屋去洗手。他刚洗完手，老伴就在外面叫起来了，原来刚才阿根师傅杀的那只鸡，又爬起来跑了；阿根师傅赶紧从屋子里冲出来去撵鸡。这件事轰动了左邻右舍：一个打铁师傅却杀不死一只鸡！这时，阿根师母轻轻地解释说：“自己天天喂的，下不得手；唉，一个人一个脾气！”

一过“七一”，阿根师傅就开始填鸭，一个月过去了，鸭子长得又肥又大，简直不能走路了。八月八日这一天，阿根师傅起了个早，把鸭子捆了起来，换了件衣服，没有吃早饭，把鸭子缚在篮子里，上面盖上个破麻袋，就往党支部书记俞泰山家里跑。阿根师母紧跟着追出去，阿根师傅已经走了，她哭丧着脸喊道：“鸭子，我的鸭子，这老糊

涂——”紧追上幾步，沒有撵上。

阿根师傅正匆匆地走着，冷不防在房子拐角处和一个小孩撞在一起，原来是俞春山十岁的女儿秀芳，一问她，才知道俞春山昨晚沒有回家，说是一批将出厂的锅驼机出了点毛病，他在厂里过夜了。

阿根师傅又赶到厂里，在装配车间，他沒有找到俞春山，说是他回家了。阿根师傅这一下火上来了，他自个光咕噜：“大忙人，忙得连影子都不见！”好不容易，在保卫科值班室里找到了支部书记，他和衣睡得正酣呢。

阿根师傅犹豫了：叫醒他吗？干吗叫醒他，你这是来干什么来啦？他问自己。正想转身往外走，忽然篮子里的鸭子“呷呷”的叫了起来，俞春山霍的从床上竖了起来，抹了抹眼睛，喊道：“阿根哥，这么早，你来干什么？”

“百看你。”

“喔，刚才什么声音？”俞春山还是一股劲儿揉眼睛。

“这玩意儿！”阿根师傅指着篮子说。

俞春山走过去，揭开篮子上的麻袋，他惊叫起来：“好大的鸭子，谁拿来的？”

“我。”

“拿来干什么？”

“给你。”

“给我？”支部书记摸不着头脑。

“春山，今天是八月八号。”

“八月八号！”俞春山想起了什么。

“你的生日，春山！”

俞春山突然扑过去：“也是你的生日哪，阿根哥！”

“这鸭子，我——十六年以前——”老锻工提着篮子的手忽然发起抖来，鸭子又“唧唧”的叫了起来。

俞春山这时浑身一热，好象血都冲上了脑门，他两手紧紧地握住了阿根师傅那粗糙结实的大手，关于鸭子，关于十六年以前的事情，立刻在他的眼前闪现了。

十六年前，阿根师傅和装配工俞春山在矿山机械修配厂做工，阿根师傅十八岁的大儿子顺生也在

这个厂的加工车间学徒。爷儿俩白天饿着肚皮，晚上钻在麻袋里过夜，每月得挤几个钱往家里寄。本来阿根师傅是个三锤子砸不出一句话的人，受了气，往肚子里咽，最多不过用血红的大眼睛瞪上一眼。儿子正在发育期间，由于营养不足和过分的劳累，他又黄又瘦。象他父亲一样，他从小就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

一天，老锻工正在干活，忽然加工车间的一个小徒弟奔进车间来，喊了一声：“阿根师傅，不得了啦，顺生他，——”就掩着脸哭起来。阿根师傅一愣，丢掉手里的活计就往车间外面冲。奔到加工车间，挤进人丛，他看见他的儿子顺生躺在地上，地上一大滩鲜血；俞春山正抱着他的头在叫唤。

阿根师傅象一堵墙壁塌下来似的扑了下去。已经晚了，他的儿子顺生，在连续工作十六小时以后，实在疲惫得站都站不住了，被龙门刨上的皮带卷上了天轴，转了几转摔下来，死了。

阿根师傅没有掉眼泪，他完全象个麻木的人。这时，只听见春山在喊道：“弟兄们，这日子还让咱活吗？来呀，把顺生抬起来，咱们找经理去啊！”

阿根师傅突然站起来了。有人找来了门板，阿根师傅和春山在前面抬着……

代经理，汉奸孙望东，想不到工人会来这一手；他说，对于这次事件，他很遗憾，但是这并不是厂方的责任；对于工人们提出来的条件无法考虑。

阿根师傅放下了他的儿子，一个箭步，抓住了孙望东，猛的就是三拳头，他血红的眼里冒着火，一张口，震得玻璃窗都响：“还我儿子！”

工人们愤怒的眼光，象利箭一样射向了孙望东，他害怕了，他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

就在当天晚上，阿根师傅从俞春山家出来，在一条小胡同里突然闪出七八个穿黑衣服的汉子，把他拉进一个破院子。

第二天，过路人发现垃圾堆上躺着一个浑身血淋淋的人，仔细看看，这人已经只有一口气了。

工人们闻讯赶来了，一看，是阿根师傅。怎么办？老鍛工没有家，俞春山把他抬回自己家里了。

阿根师傅没有死，但已奄奄一息，好几天滴水不进。

俞春山一家，住在一排破木棚的角角里；这里从前是猪市场，每逢月初和月中，卖小猪买小猪都在这里交易。俞春山一家四个人，就靠他一人挣钱，日子本来就够艰难的了，加上现在多了个阿根师傅。春山女人生孩子还没有满月，也起来服侍阿根师傅。他们家里除了一床破被絮，几个盆盆罐罐，一个锅台和一只鸭子以外，真是什么也没有了。这只鸭子，是俞春山家的一个宝贝，每天下一个蛋，隔上三天，就把三个蛋送到对面小店里的柜台上，换回半斤盐，一包火柴。在春山女人坐月子的時候，每天吃苞米糊糊，孩子吮不出奶，春山女人的脸黄得象蜡一样，瘦得皮包骨头，可是从没有在这只鸭子上转过念头。阿根师傅来了以后，家中又多了一口人吃喝，为了不使他家里发急，俞春山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家里。这时候，俞春山靠自己挣的那几个钱，买水给这五六口人喝也成了问题；这中间虽然工人兄弟也给阿根师傅送几个钱来，但是时间长，日子还是无法过下去。一个月以后，阿根师傅能坐起来了，可是俞春山却瘦了下去。原来，早在半个月以前，他就瞞着他的老婆，瞞着阿根师

傅，到医院去排号卖血，用卖血得来的钱去换回一点高粱米和苞米面。

在和俞春山相处中，阿根师傅懂得了许多事情，懂得了为什么工人的日子这样难过，为什么工人就这样被人踩在脚底下，工人要抬头就要走什么路子。尤其是在俞春山家养病这一段时间里，每天夜晚，阿根师傅躺在木板床上，俞春山夫妻和二三个孩子堵在墙角，他们一扯就要扯一个黄昏。从这时起，阿根师傅就下定了决心：要跟俞春山这样的人走！

一天，俞春山下工回来，一把抓住阿根师傅的手，告诉他，党组织已经接受了他的请求，决定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阿根师傅，这个三锤子碰不出一句话，平常不动感情的老实人，这时竟激动得那末厉害。他握着俞春山的双手，眼泪从他红红的眼睛里滚了下来，忽然，他两脚一抖动，人跌了下去。原来，阿根师傅那次出血太多，之后一直没有补养，瘦得厉害，走路时脚下也没有力，这时一激动，就跌倒了。俞春山把他扶了起来，搀到了床上。这时候，他忽然听见外面鸭子在“呷呷”的叫

嗅，他看了看阿根师傅那张没有血色的脸，好象想起了什么事情，说了声：“我还有点事，”就出去了。

上灯时分，阿根师傅躺在床上，忽然闻到一股异样的香味，这种味道，还是几个月前走过“德恒兴”茶馆门前闻到的。阿根师傅有些纳闷，他下了床，颤巍巍的扶着门框走出去，看见春山女人正在锅旁拉风箱，旁边一堆鸭毛。他立刻明白刚才的味道是从哪里来的了。

这时候，俞春山也从外面回来了，他手里拿了瓶酒，不知为什么脸色又灰又白，走路时脚下好象也不稳。到了家里，刚坐下来，他女人把一盆香喷喷的白焗鸭端上来了，俞春山打开酒瓶，附在阿根师傅的耳边轻轻笑着说：“阿根哥，今天是八月八日我的生日，也是你的生日，从今天起，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这是一件大事情，咱们喝上几杯！这鸭子，成天唧唧的吵得厉害，把它杀了！你的身子一直没有复原，鸭子是给你吃的。”阿根师傅怔了一会儿，忽然一拍桌子喊道：“你这人真是！——”他没有说下去，低下了头，轻轻地喊了一声春山，嗓子就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时候俞春山忽然脸色

灰暗得可怕，他只觉得一阵晕眩，身子便晃动起来，他赶紧抓住了床沿，定了定神，喊道：“没什么，来，咱们喝，喝一盅！为了你的生日、我的生日，阿根哥——”然而，话没说完，他倒下去了。原来今天是他排队排号规定的日子，刚才他又去医院输了三百西西血，回来时去酒店买了一瓶酒……

这些，阿根师傅是后来从别人嘴里知道的。

十六年前的事情依旧历历在目。汽笛突然响了，两个人从往事中走出来，俞春山抬头看着那冒着白汽的汽笛，笑了笑对阿根师傅说：“走，上我家吃早饭去！”

在路上，他们没有说话，大家还在想那十六年以前的事情。到了家，俞春山把阿根师傅手里的篮子放在一边，拍着阿根师傅的背说：“阿根哥，老眼不用再翻了，鸭子你还是拿回去，这是你亲手喂的；况且，你也不多，只有这一只，你宰了它，请我喝四两，我准来！”

阿根师傅用红红的眼睛瞪了他一下，仿佛受了欺侮，可是他沒有发作。等到俞春山去外面洗脸

了，他突然拿过篮子，偷偷到了灶下，取过菜刀，泰山女人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他已经一刀把那只鸭宰了。他宰得那么狠，差一点把鸭的脖子割断了。

俞春山闻讯赶来了，他看了看那只鸭子，摇了摇头，笑了笑说：“真是个打铁出身！”停了停，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阿根哥，我又记起了你给孙望东的三拳头。怎么样，老锻工，这次，让我们好好的来喝两杯吧！喝完酒，我还要给这些五星红旗下长大的人，讲一讲鸭子的故事呢！”

1959年8月